

涵泳刺繡繪畫五十年不忘初心

苗燁「美人」摘「山花」

■獲得中國民間文藝最高獎山花獎的汴繡藝術家苗燁。



在四年零八個月的時間裡，苗燁日日飛針走線，繡作鴻篇巨製《美人記》系列。這位斫輪老手厚積薄發，憑藉她出神入化的繡藝，錦上添花地「還原」了周雪的工筆力作《美人記》。《美人記》中十二位戲裝美人脫略凡塵，而它問鼎中國民間藝術最高獎「山花獎」之路，既是憑仗周雪的底蘊，以及這位「汴繡美人」五十餘年涵泳刺繡與繪畫之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童心 河南報道

四年零八個月，這是苗燁花費在汴繡版《美人記》的時間，她每天靜伴繡繡十四至十六個小時，習以為常。即使問道中國藝術研究院，每天的繡作亦不低於八個鐘頭。赴外地參展，苗燁竟也攜帶着繡繡，在人頭攢動的展會現場的一隅，旁若無人地刺繡。「與其說是自己將所有的時間奉獻給了繪畫和刺繡，倒不如說是它們成就了我的生活，構築了我的精神世界，成了我享受人生的源泉。而《美人記》的繡製，是一段養心和修心的歷程，對於我的刺繡作品的風格形成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或是承蒙藝術曠日持久的滋養，苗燁的氣質清秀雅逸，心態靜水流深，兼之身材玲瓏纖瘦，猶是風華依舊。這或許亦是汴繡與繪畫對她的贈予。苗燁一片冰心在玉壺，沉浸在她的汴繡世界，任紅塵喧囂，心無雜念。她平日緘默不言，與世無爭。當幾十年過去，由技入道的苗燁成為汴繡傳承的扛鼎人之一。

遊走在繪畫與刺繡之間

山花獎的眷顧，在平素謙恭自居、榮辱不驚的苗燁的內心，亦掠起微波。畢竟，此乃民間藝人心馳神往的藝術高標，是對她繡藝生涯的最高褒獎。「山花獎的獲得，只是從藝道路上的一次綻放而已。當然，這既是鼓勵，更是鞭策，藝術創作的道路還很漫長，我希望自己能為汴繡的傳承，多盡一分力。」

似乎是為汴繡而生，苗燁的繡藝生涯可以追溯至她的童年。半個世紀的光陰荏苒而過，從垂髫到杖鄉之年，苗燁素心未變，不改初衷。宋詞繪畫尤其是文人畫，在中國美術史上居功至偉。汴繡近水樓台，承蔭了宋畫的餘澤，從而轉向了藝術性更勝一籌的繡畫範疇。汴繡與宋畫的淵源，顯示了繪畫的精通對昇華汴繡藝術境界的促進。苗燁的藝術之路，是汴繡與繪畫並駕齊驅，她自幼即涉足畫藝，無余畫功為繡名所掩。苗燁認為，二者並不抵牾，而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繪畫之技對於刺繡而言，無疑是如虎添翼。「如果想成為刺繡大家，繪畫藝術的掌握必不可少，因為刺繡本身也是以針線作畫。繪畫所沉澱的審美眼光對刺繡境界的昇華不無裨益。如果說刺繡是『技』，那繪畫則更多地包含了『藝』。」苗燁說，從實踐層面而言，既通繪畫語言，且精針線語言，方能在兩種語言之間自由轉換。二零零八年，年過半百的苗燁負笈京城，就讀北京大學蔣采蘋中國重彩畫高研班。幾年後，在近杖鄉之年，她一反世俗常態，考取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生，如今業已畢業。苗燁甚至認為，不僅只是繪畫，文學的熏陶、性情的修養等等亦是不可或缺，所謂工夫在詩外。而她自己，亦是一位興來賦詩的雅客。行走在繪畫與刺繡之間，苗燁遊刃有餘，她自由地穿梭往來，信馬由韁。幾十年間涵養的繪畫之功，不僅昇華了她的審美境界，更內化為滋養刺繡的神功，從而在中國刺繡界贏得一席之地。



裨益。如果說刺繡是『技』，那繪畫則更多地包含了『藝』。」苗燁說，從實踐層面而言，既通繪畫語言，且精針線語言，方能在兩種語言之間自由轉換。二零零八年，年過半百的苗燁負笈京城，就讀北京大學蔣采蘋中國重彩畫高研班。幾年後，在近杖鄉之年，她一反世俗常態，考取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生，如今業已畢業。苗燁甚至認為，不僅只是繪畫，文學的熏陶、性情的修養等等亦是不可或缺，所謂工夫在詩外。而她自己，亦是一位興來賦詩的雅客。行走在繪畫與刺繡之間，苗燁遊刃有餘，她自由地穿梭往來，信馬由韁。幾十年間涵養的繪畫之功，不僅昇華了她的審美境界，更內化為滋養刺繡的神功，從而在中國刺繡界贏得一席之地。

■《春霧薄》

■《百鶴圖》長卷

■《聲聲慢》



■《美人記》汴繡版作者苗燁與工筆版作者周雪合影。

來。」苗燁說。

工筆版《美人記》的用色，契合中國傳統繪畫，尤其是宋代文人畫的用色特點，而汴繡的色彩風格形成，恰恰是基於宋代繪畫風格基礎之上的影響，因此《美人記》最適合詮釋汴繡針線語言的語義。「對於刺繡作品的創作，題材永遠是比技藝更為重要，所謂『題材為王，技藝為養』就是這個道理。」苗燁表示，自己一直在尋索理想的刺繡藍本，以實現繡藝生涯的一個新的突圍，定塑自己的繡風。周雪的底蘊，苗燁的神工，二者珠聯璧合，造就了精彩絕倫的汴繡版《美人記》，工筆版與汴繡版的《美人記》，可謂是日月同輝。

反覆試驗 攻坚克难

當苗燁嘗試繡《美人記》時，其實內心忐忑不安。她迎難而上，梅花香自苦寒，經歷這一番「寒徹骨」，繡藝或許由此境界大開。從工筆版到刺繡版，並非是簡單的以絲線代色墨、以針代筆，而是兩種藝術語言之間的滲透轉換。由於絲線呈現光澤感，而繪畫顏料無光澤（雲母、金、銀除外），這將導致這種滲透轉換山重水複。相較絲線的固有色，其光澤映射出的色彩，方才是繡作所呈現出來的真實色相。不但如此，絲線光澤的色彩作用，還憑恃與周圍線色的對比，而這一點是權衡定奪刺繡色彩的最大難題。「往往是配好的絲線繡上之後，感覺顏色不大對。因此配線是一個反覆對比的過程，既要有眼

力，也要有經驗。」苗燁對線色的要求近乎苛刻，旨在還原周雪原作的韻味。

周雪的《美人記》用色沉穩典雅，將各種顏色統攝在高級灰的格調之下，而繡線一般色純度比較高，難以「表情達意」。苗燁四處尋索理想的色線，並另闢蹊徑，嘗試染線。這無端為自己陡添了染線的難題，尤其是人物面部皮膚色的絲線的染製，可謂難上加難。最終，她用積累了幾十年的經驗解決了這些問題。而難題不僅如此。以有體積的絲線繡出繪畫的平面效果，亦是一個棘手的挑戰。苗燁的應對之策是在遵循原畫稿的平面造型之外，在用線的粗細及針法上予以考究。歷經千餘年的沉澱，中國刺繡的針法高達幾百餘種，從這浩如煙海的針法裡選擇適宜的針法，亦是愁腸百結，每每經過反覆試驗方能定奪。汴繡版《美人記》的製作過程，苗燁始終謹慎前行，幾十年繡藝與畫藝的沉澱，終究以出神入化的技藝，攻坚克难，用刺繡的語言詮釋了《美人記》。

「針線表達」的錦上添花

苗燁繡製《美人記》時，採取了與繪畫步驟相同的「施色」順序。尤其是人物的眼睛，不僅施色順序，繡作步驟也完全按照繪畫的步驟進行，幾乎亦步亦趨，只是「以針代筆，以繡線代色」而已。如此，使繡出的作品貼近繪畫的藝術感覺。然而，絲線畢竟不是中國畫顏料，繡針亦不是毛筆，差異在《美人記》的工筆版與刺繡版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工筆畫用的顏料，和刺繡用的絲線，各有千秋，譬如某些局部領域，絲線可能有些不足，也有顏料不可替代的比較優勢。」因為介質差異的客觀存在，苗燁在尊重周雪作品原貌的同時，釋放絲線的比較優勢，為戲裝美人注入「針線表達」的味道。人物面部的皮膚用線，其色彩在周圍線色的烘托之下，呈現粉嫩色相，兼之絲線的平柔，刺繡出來的面部肌膚似吹彈可破，映射了美人如玉的質感。而在頭髮的針線表達上，絲線的體積更凸顯了頭髮天然的質感。「在繡周雪的《美人記》時，我選擇合適的針法，盡力還原原作的風味，力圖將其詮釋得生動且不失繪畫性。如果說有『再創作』的成分的話，那只是在表現衣飾的質感時，有所體現。」苗燁發自肺腑道。

苗燁繡周雪的工筆《美人記》系列的《寒煙翠》，採用了平針繡裡面的偷針法，繡出了重磅真絲的感覺；而《花無語》，她採用了平針繡的裏針繡法，繡出了絲綢的味道。這種處理，添加了質感的生動。苗燁的汴繡版《美人記》，在周雪的工筆版《美人記》之上，釋放「針線表達」的語言魅力，錦上添花。

■汴繡版《美人記》系列之《寒煙翠》

花式跳繩教練鄭淦元 培育精英 推廣不遺餘力

有超過十年的跳繩訓練經驗的鄭淦元（Ken），早前曾在世界跳繩錦標賽中，打破世界紀錄，並奪得男子團體世界冠軍，使更多人認識了他和他的團隊。他是香港花式跳繩會教練總監，曾擔任香港、澳門代表團跳繩隊主教練，也是首位獲得世界冠軍的亞洲男子隊教練。他視花式跳繩為興趣，最終更將興趣發展成職業，並為在香港推廣花式跳繩出一份力，將跳繩活動由中小學拓展至幼稚園和大學。

Ken日前參與「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周年研討會2018，在圓桌討論環節分享了自己的過往花式跳繩的經驗，從而協助年輕人計劃自己的人生，踏上美好的將來。他表示，在自己進入中小學教學的過程中，遇到不少極具潛力的學生，也在國際比賽中取得優異的成績，但到中四中五的時候卻要被家長或班主任勸退。或者有的學生在中學或大學畢業之後，很想繼續跳繩追夢，卻仍然不被家人支持，被認為是「不穩定、不安全、不長遠」的選擇。「但其實跳繩可以培養學生的VASK能力，包括在運動中他們同樣可以收穫溝通技巧和堅毅性格。」Ken提

到的VASK包括價值觀(Values)、態度(Attitude)、技能(Skills)及知識(Knowledge)，現時作為香港花式跳繩會教練總監的他同時也是一名僱主，他堅信成績未必與能力掛鉤，如何在靈活自由的環境中培養僱員VASK能力也是他未來將思考的題目。

說服家長 堅持追夢

據Ken介紹，花式跳繩與學生接觸多數是由進入學校的課外活動開始，有天才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成為校隊成員，參加表演和比賽。而香港花式跳繩會也會邀請在校隊中有優異表現的精英參加校外訓練，從而訓練出代表香港出外比賽的高水平運動員。他坦言，阻礙通常從這時開始，「因為精英訓練通常是在放學後的夜晚進行，家長便認為這種訓練阻礙了學業，一部分已進入港隊的精英隊員在中四中五的時候也會被老師或家長勸退。我們都會嘗試說服家長，雖然中學課業繁重，但若學生有自己堅持的運動，訓練專注力和堅毅性格，反而會對學業有所幫助。」

另一方面，Ken認為，若家長以允許繼續

參加跳繩隊為激勵，同樣可使熱愛跳繩的學生獲得滿意成績，或通過運動員計劃進入心儀大學讀書。他猶記得，即使有學生可將興趣化為職業，成為花式跳繩教練，仍不獲家人支持。「我鼓勵這名學生與家人好好溝通，清晰講述自己的夢想，表述自己為什麼選擇教跳繩，以及未來的計劃，這也是他第一次在家長面前表露心聲，最終獲得支持成為一名全職跳繩教練。」

留住人才 爭取資源

原來Ken是香港第一批玩花式跳繩的年輕人，2000年還在讀中學的他的技巧大多是來自加拿大的錄影帶教材，邊學邊玩邊探索，使他對花式跳繩愈加着迷。那時的花式跳繩是冷門運動，2004年中三停學投身社會，初入行時，他受聘成為全職跳繩教練，一個月只有3,500元的收入，卻要教學、行政、會計工作「一腳踢」，為了自己熱愛的跳繩，他肯學肯做堅持下來。



■Ken（右一）日前參與「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的圓桌討論。



Ken於2009年創辦了自己的公司「香港花式跳繩會」，建立穩定團隊及確認有效場地，為運動員提供最好的訓練。他既有帶領花式跳繩運動員走入精英層面，代表香港參加世界比賽的決心，也計劃在香港中小學推廣普及花式跳繩。他的學生於2010年第一次取得世界比賽青年冠軍，之後幾年也陸續有優異成績，他的公司現有全職及兼職教練約70名，而在他



■Ken指導學生跳繩。受訪者提供

Ken希望花式跳繩不僅在中小學普及，也會進入幼稚園和大學。張岳悅攝

和團隊的共同努力下，香港中小學中有花式跳繩運動的比例至今也達到七成。他直言近年面對不少挑戰，「花式跳繩教練愈來愈多，想要留住人才需要更多資源的支持，花式跳繩不是政府認可資助的體育項目，我們會組織不同的活動去爭取民間的資助，也使我的僱員有更穩定的收入和未來。」他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